

【编者的话】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已进入冲刺阶段。

“金钱”或许是本届大选的关键词之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打破了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大选筹款限制，大额资金得以源源不绝地进入政治空间。这引起了美国媒体和民众的忧虑，《时代》周刊甚至以“如何买下白宫”为题，质疑选举是否已变成富人的游戏。



在此岸的中国，对“金钱政治”的批判更是由来已久。然而，倘若流于泛泛的空谈，不深入美国大选制度的细节，就不足以判断这场选战是否真的因昂贵而偏离了公平、民主的本质。本期 1510 周刊，拿起放大镜观察美国大选中金钱与政治的博弈。

四年前初出茅庐的奥巴马，借助网络募集小额捐款，最终以超越对手一倍的竞选资金，赢得了大选。然而，当这位“最佳零售政治家”遭遇“私募大鳄”罗姆尼，形势变得复杂了。蒲实笔下的挑战者罗姆尼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自由资本市场的护卫者，这一切令他拥有天生的募款优势，轻易赢得了华尔街大亨们的青睐。而简·迈尔笔下的现任总统奥巴马则是一位“不喜欢和亿万富翁亲密交谈的人”，但他不得不为了选战向他曾反对的“新游戏规则”低头，开始鼓励选民向支持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这要从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说起。张春续在《美国大选是怎样烧钱的》一文中，介绍美国大选的募款途径与限制，何帆则梳理了政治献金制度的由来和法规的演变，并引出关于“软钱”的争论。“软钱”即不直接捐给候选人，但通过捐给其他组织进行助选宣传的资金。2010 年一场有争议的判决，令“软钱”不再受金额限制，为助选而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由此变成超级筹款武器。杜剑锋认为，“超级委员会”虽能助候选人一臂之力，却也存在明显的副作用，长期依赖恐怕是“饮鸩止渴”。

关于金钱与民主的争论，自选举制度诞生以来就不曾停止。那么，选民们会不会被金钱所收买？徐贲认为，虽然个人经济利益对选民存在诱惑，但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可小觑——换言之，金钱不是选民的唯一利益。

即便取消捐款上限带来了不公，美国民主制度恐怕也不会因此崩塌。正如刘瑜所言，“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选】 5
7-1 蒲实：共和党人罗姆尼：金钱与立场 5
7-2 译言网：奥巴马能胜过亿万富翁吗? 10
【探】 26
7-3 张春续：美国大选是怎样烧钱的? 26
7-4 何帆：金钱与政治间的鏖战 34
7-5 杜剑峰："超级委员会"搏击美国大选 37
【思】 43
7-6 刘瑜：民主的裤衩 43
7-7 徐贲：金钱不是美国选民的唯一"自我利益" 46
【FMN 新闻】 49
【洞见专栏】 57
陶郁：大选年的中美关系：高调对立，低调合作 57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选】

7-1 蒲实：共和党人罗姆尼：金钱与立场

“金钱在这次大选中扮演了历史上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让罗姆尼变得更有竞争力，也让金里奇得以在南卡州存活下来。它们会在大选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是有严重缺陷的最高法院的一小撮保守多数派所做的决定，它将是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2 月 1 日，米特·罗姆尼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初选的胜利，消除了在南卡州初选中失利于纽特·金里奇之后积起的疑云。《纽约时报》如此评价：“罗姆尼力量剧增，在佛州各个共和党选举团中影响力皆很清晰。没有哪个州比佛罗里达更能代表美国的地理、政治和民族多样性。完胜佛州，将助罗姆尼拉拢金里奇所依赖的草根组织联盟。”紧接着，2 月 6 日，罗姆尼在内华达州的大胜，让初选风向标的指向愈加清晰，领先者地位巩固无疑。“若无罕见意外，罗姆尼将成为共和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对阵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琳·鲍曼（Karlyn Bowman）对本刊说。

罗姆尼始终与商界、与巨额财富紧密相连。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他的财富备受公众关注。罗姆尼从贝恩资本拿到的利润分红十分了得。2007 年，罗姆尼夫妇的资产在 1.9 亿至 2.5 亿美元之间，他子孙名下的信托基金价值也达到 7000 万至 1 亿美元。2010 至 2011 年，罗姆尼夫妇每年能从信托基金的投资中收入 2100 万美元，向联邦政府纳税 300 万美元，向慈善基金捐赠 350 万美元。他的资产，是最近 8 位美国总统个人财富总和的两倍。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罗姆尼进入咨询业，后来成为贝恩咨询公司的首席执政官。随后，他参与创立了贝恩资本公司，成长为全美最大的募集基金投资公司之一，利润丰厚。贝恩资本后来通过风险投资和杠杆收购为罗姆尼赢得了巨大的财富，在他带领下，贝恩资本的年投资利润回报率高达 113%。当

然，罗姆尼所管理的公司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创造工作岗位。正因如此，尽管罗姆尼宣称自己创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但作为资本家的职业生涯，总不难找到被对手攻击的口实。南卡罗莱州初选前，金里奇攻击罗姆尼在贝恩资本期间曾解雇员工，批评他“贪婪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很多共和党保守派团结在罗姆尼周围为其辩护，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保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2008 年，罗姆尼第一次参加总统大选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求创新和变革的政坛“局外人”。他说：“我不相信华盛顿能被终身的职业政治家从内部改变。”罗姆尼以一个企业管理者的姿态参选，理性，缺乏温度，更少有极端、尖锐的煽情言论，看起来不像一个擅长表演的政治家，倒像一个严肃乏味的首席执政官。他的竞选资本，源于他在商界的成功。而他以有效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和卓越的筹款能力拯救原本陷入财政困境的盐湖城冬奥会，恰好吻合美国人的通识：治国如管企业，企业明星能够理顺错位的国家资本。那一年，罗姆尼是共和党候选人中筹款最多的。盐湖城奥运会所建立的关系，让他在犹他州如鱼得水。他本人也自掏腰包 4500 万美元参选。当时，领跑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在中期选举中受挫，罗姆尼险些获得提名，因此立即成为党内各派的众矢之的。最终，竞选团队的内讧、他本人的过于审慎，以及他未能获得共和党保守派的关键性支持，使他与提名失之交臂。2007 年退选后，罗姆尼支持麦凯恩。他创立了“自由与强大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专门为共和党候选人筹资，推行共和党政策。他频繁出没于募捐会、共和党会议和电视新闻中，为麦凯恩积极奔走。

2011 年 4 月，罗姆尼卷土重来。他说：“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回到伟大的轨道上了，华盛顿应该保障经济增长、好的工作和财政自律。”共和党的传统是，过去参加过总统竞选的、排名靠前的，再次参选，则更可能被提名。这是罗姆尼的先天优势。竞选初始，罗姆尼并不像金里奇那样受到欢迎，支持率处于历史低点。但罗姆尼募集到强大的竞选资金——5600 万美元，让他能够开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强大机器，砸重金做电视广告 ，报道金里奇的负面新闻。罗姆尼在佛州初选前一周内花了 280 万美元的电视广告费，支持罗姆尼的团体——“重建我们的未来”，另花了 400 万美元电视广告费，共计 680 万美元。罗姆尼声势越来越高。金里奇和支持他的团体“赢得我们的未来”，总共只花了 220 万美元电视广告费，不到罗姆尼的 1/3。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1 月 31 日公布的选举募款记录数据，华尔街金融精英对今年总统选举所给的政治献金出现了根本变化——他们押注的总统候选人，是共和党人罗姆尼。2008 年次贷危机后，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斥纳税人巨资救助华尔街银行和保险业，但 4 年后，他的魅力已减退。那些与罗姆尼来自同一个金融世界、有着相似职业经历的华尔街金融巨头，天生就倾向于共和党，自罗姆尼宣布参选，更是毫不迟疑地倒向他。罗姆尼 2011 年政治募款的几大源头是：企业主管、家庭成员、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瑞士信贷、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属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富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获得重生的华尔街六大巨头给罗姆尼的竞选团队捐了 180 万美元。高盛是唯一入榜奥巴马政治献金来源头 20 名的金融机构，它捐了 6.4 万美元，给罗姆尼则捐了 49.6 万美元。

2010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令废除了公司和联盟可以提供的最高政治献金上限。超级政治活动委员会由此爆发出操纵竞选的巨大能量。据英国《卫报》报道，2008 全年，个体、党派和其他团体，在总统选举上的花费总计 1.688 亿美元。而根据超级政治活动委员会的报告，近一个多月之前开始的共和党候选人初选就已经耗费了将近 4000 万美元。2008 年的大选花费是 2004 年的两倍。而今年，业内分析人士确信，较之 4 年前的大选，仅电视广告花费就会大幅攀升 80%。“金钱在这次大选中扮演了历史上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让罗姆尼变得更有竞争力，也让金里奇得以在南卡州存活下来。它们会在大选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是有严重缺陷的最高法院的一小撮保守多数派所做的决定，它将是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伯特·史密斯告诉本刊。

但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罗姆尼频繁出席共和党保守团体的活动，在媒体屡屡亮相，最重要的目的是博取保守派的支持。2008 年总统提名，罗姆尼跌倒于此：一些共和党保守派怀疑他的政治信念，福音派则排斥他的摩门教信仰。这一次，保守派的疑惧依旧。虽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来，罗姆尼越来越向右靠拢，但他所推行的马州全民医保政策，则与奥巴马一年后所实施的改革几乎如出一辙。他的骑墙，他对保守派所关注的一系列议题的前后不一致和变通，都被保守派视为缺乏政治原则的表现。《纽约时报》评论道：“尽管罗姆尼言辞激烈，誓言捍卫自由市场和企业，他还是缺少金里奇动员选民的意识形态热情。”

对罗姆尼来说，重要的是说服几乎清一色保守的共和党人，他足够保守。自 2007 年参选起，麦凯恩给罗姆尼贴上的骑墙者的标签，至今仍未揭下。他似乎在尽力迎合新近崛起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却总是显得不自在。他不自觉地变通立场，让保守选民觉得他在伪装保守。“罗姆尼的温和、务实与灵活性，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软肋。共和党的保守基层期待的是一个有坚定意识形态、不容妥协的保守代表，罗姆尼并不是他们最中意的选择。”亚特兰大佐治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劳伦斯·伯尔曼（Larrys Berman）告诉本刊。

罗姆尼在初选中的极端言论，已经背离了他所属的精英富豪阶层的惯常用语。作为竞选策略，共和党候选人都语不惊人死不休。金里奇主张，发往月球的航班要达到每天七班，私营企业可以在月球上设立殖民地；并强调，巴勒斯坦民族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人为虚构的。罗姆尼不甘示弱地声称，如果能使非法移民的境况足够糟，他们就会“自我驱逐”。然而，对于罗姆尼来说，想通过标榜社会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纯洁性来取胜，显得力不从心。

在试图与传统保守主义的社会问题立场接近的过程中，罗姆尼的立场摇摆让人觉得他不够真实。他似乎新近才培养了对来复枪的喜爱，也是在突然间把自己描述为捕猎爱好者。当共和党人开始诟病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时，他刹那间开始藐视自己州长任内通过的马萨诸塞州全民医保法案（该法案与奥巴马的很相似），改宗并签署反税声明，然后又摆回到支持调查企业偷税漏税的立场上。他曾支持 2008 年的大规模银行救助。这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不利的：能够对奥巴马发起攻击的两大问题——医改和银行救助 （认为这两项措施阻碍了经济复苏），在罗姆尼那儿都没法用。在医疗保险、移民、减税等很多问题上，许多怀疑者指责罗姆尼机会主义，缺乏核心的原则。比如，他曾数次改变对堕胎和同性恋问题的态度，其温和立场并不受保守派欢迎。正因如此，在美国记者丹尼尔·格罗斯观察下的罗姆尼，是一个用市场竞争方法去处理政治的人，他没有坚定的公共立场，而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理区域和市场环境来制定新的战略。“罗姆尼的诅咒是：他的力量来源于他的适应性、妥协和灵活性。在治理中，这是优点；但在政治竞赛中，这只会被看做伪装，特别是对保守派来说。”

《时代》周刊如此评论道：“如果说共和党人在社会问题上的正统价值观对罗姆尼来说自然而然，在政府治理问题上，共和党的全面右转，却让罗姆尼感到不自在。”罗姆尼涉入政治

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正是一个中派生机勃勃的年代。在政策问题上，以比尔·克林顿为领袖的温和民主党人与以金里奇为首的“觉醒共和党人”之间，达成了新的共识和协同。这两派在一些诸如税收等问题上有尖锐不同，却惊人地在内政上达成了一致：用保守主义的手段，比如市场刺激，来实现自由的目的。一些自由主义的精彩想法诞生于共和党，并被民主党所吸收，比如：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贸易体系，政府补贴的全民医疗保险，通过收入税的调节来提高劳工贫民阶层的收入。罗姆尼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之际，恰好在这股新的中派浪潮中如鱼得水。如今，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崛起，让罗姆尼有些跟不上脚步。与猛烈攻击政府开支项目的共和党人不同，罗姆尼虽然也想砍掉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等项目，但他对剜割政府要谨慎得多。比如，“他不想关闭教育部和能源部，不打算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也不准备全面废除资本收入税，也不会废除公司税。他所提出的医保改革方案在本质上是私有化，但仍会把现行的公共体系留做一种选择”。“在这场共和党右派与极右派的竞争中，任何温和的立场，都可能会失去支持。罗姆尼接下来的任务，将是说服高度同质化的共和党保守派。他所进行的这场选举，若当选，将意味巨大的压力——他将如何把承诺的保守政策付诸实践？”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麦克尔·巴罗纳（MichaelBarone）如此对本刊说。

（蒲实，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2 年第 6 期，原文链接：http://www.lifeweek.com.cn/2012/0213/36420.shtml。）

【返回目录】





7-2 译言网：奥巴马能胜过亿万富翁吗?

“奥巴马正处于困境。”在其整个职业生涯里，这位总统一直支持竞选财政改革。他不光呼吁反对市民联盟的裁定,还带头拒绝鼓励支持者们向“美国繁荣”捐款。然而，到了 2011 年底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幕僚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反对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总部芝加哥，竞选活动幕僚吉姆·麦西纳在白板上写下“＄800，000，000”，并且告诉阿克斯罗德共和党的间接捐款网络有能力至少筹集到这么多资金用于击败奥巴马。”

2010 年议会选举前的夏季，民主党的前景开始堪忧。7 月 28 日，巴拉克•奥巴马飞往纽约参加两个高价位的筹款活动，旨在为其补充选战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尔街。对于一位公务繁忙的总统而言，类似的活动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而且奥巴马根本就不是属于华尔街类型的人。1983 年，大学毕业不久、还穿着 皮夹克抽着雪茄烟的奥巴马，在纽约金融系统的外围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专给跨国公司提供经济贸易报告的、名为“金融国际”的公司工作一年。据奥巴马的母亲说，他告诉她此次冒失地进入公司界等同于“给敌人打工”，戴维•马拉尼斯在他的人物传记新作《奥巴马的故事》里回忆道。到了 2008 年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其与金融界的关系开始升温，并且从华尔街领袖们那里筹集到的资金超过了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然而，尽管政府对银行体系出手相救，这种良好的感觉没能维持多久。众多金融巨头觉得这位总统对待他们这些为数仅有“1%”的人不够尊敬，甚至怀有敌意。

拜访这些捐款人的计划似乎使这种疏离感更加突兀。奥巴马的第一站是下午 6 点在四季酒店。大约 40 名捐款人每人为与他进餐支付了 3 万美元，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华尔街。部分受邀的支持者心怀不满，他们感到为国家的经济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因此想就他们所认为的奥巴马的反商论调发泄一通。但是总统根本就没时间听完他们的话——甚至没时间共享晚餐—



—因为仅在 1 小时之后他将按计划离此而去前往第二个筹款地点：《Vogue》杂志主编安娜•温图尔位于市中心的家。 在四季酒店，这位总统在每张餐桌上只能花上大概 7 分钟时间，而每桌坐了 8 位捐款人。筹款成了求偶速配。

总统的幕僚知道，奥巴马当天可能连正经吃饭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更要命的是他同时还得面对捐款人的众目睽睽。所以在四季酒店专门安排出了时间，好让奥巴马在一个“准备好的房间”里先吃点东西，陪同的有他的私人助理雷吉•洛夫以及他的密友、资深顾问兼与企业界的联络员瓦莱丽•贾勒特。然而此举又不慎留给人这样的印象：奥巴马对其幕僚的公司的偏爱胜过了那些付了钱的客人们。

“奥巴马十分严谨——他们的时间表很准时，”一位参会者揶揄道。“在每一桌呆了短短数分钟后，一个幕僚就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他就得起身离开。但是那些花了 3 万元的人是想来和你交谈，与你合影的。他想尽量做到公平，这很好，但是每次他想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谈话时，就会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膀。”

与会者们理解对奥巴马而言类似的活动一定让他感到疲乏单调。“每一张餐桌上的每个人都对这位总统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轮到下一桌，还是如此。”即便这样，他提到比尔•克林顿——其所制订的“筹款礼节”是此种艺术形式的金科玉律——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主持同样的活动：“他会多呆 1 个小时。”这名与会者参加完四季酒店晚餐后补充说，“过去人们是有点疯狂。” 奥巴马的主要捐款人们在他主政的第一天就抱怨开了。“从宣誓仪式就开始叫捐款者滚蛋，”一位资深的华盛顿筹款人说。“在就职的那个周末，他们没有能力接待所有想参加这个最高规格活动的人们，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一位中年寡妇向这名筹款人付了 5 万美元，得到了 4 张就职仪式的入场券，但是这 4 张票相互都不挨着。“她很生气！”这名筹款人说。“顺便说说，我又没有权力带她进来。对重要的捐款人应该好好培养，这样他们 4 年之后才会再来。”

正如这名华盛顿筹款人所见，白宫的社交秘书应该在本届政府的第一年里不断地说：“谢谢、谢谢、谢谢。”相反，该名筹款人说，奥巴马的首任社交秘书德西雷 •罗杰斯——他毕业于时髦的哈弗商业学院，来自芝加哥，是奥巴马的朋友——让某些捐款人感到自己不受欢迎。



劳拉•布什的幕僚长妮塔•迈克布莱德说，“在白宫总是要保持微妙的平衡。捐款人会感觉到他们出了钱而买到了特别的照顾和得到亲近的机会吗？你得十分清楚该如何用好白宫这个符号。但是你也不能适得其反。我们号召捐款人做了大量的事情。说一声谢谢算不了什么。”她指出，最简单的办法之一是让总统与这些捐款人拍几张“握手微笑”的照片。“这对任何一方来讲都不费什么劲，但是在白宫总是有人不情愿这样做。这让有些人感情上很受伤。”

奥巴马在首次白宫的圣诞节与光明节聚会上不肯与巨额捐款人们摆 pose 合影，大大得罪了这些人。一位前任顾问说，奥巴马同意和白宫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捐款人合影，是因为“他不想连续在 14 个聚会上这样站着。”该决定在部分民主党捐款人中间引发了不信任感。“这简直易如反掌！”其中一位说。“他们只是想要一张与总统的合影，用来挂在卫生间的墙壁上，这样他们的朋友小便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另一位说，“噢，上帝——瞧这照片，这么牛 X 的照片！”（在 2010 年出台了关于拍照的相反的规定；罗杰斯就在那年离开内阁。）

奥巴马一名沮丧的筹款人称，与民主党派的捐款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很重要：“不同于共和党，他们在捐献时没有商业利益裹挟其中——他们只是想要参与。所以他们有更加迫切的需求。就像这样：‘如果你不打算解除对我行业的管制，或者降低我的税负，那我能否至少得到一张合影呢？’”

参加 2012 年选举的民主党人士说，总统和他的白宫幕僚们在筹款方面的技巧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7 月份，奥巴马用了一个晚上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在“艾威资本集团”的 CEO、百万富翁马克•拉斯利位于上东城的别墅成功举办了一次筹款活动，每个捐款人捐赠了 4 万美元。（克林顿有望在其他类似活动中给予帮助。）但是如果奥巴马希望在 2012 年的金钱竞赛中赶上他的共和党对手米特•罗姆尼的话，他就得让更多富有的民主党人掏出腰包。

过去，总统向超级富豪献媚的能力也许无关大局。然而，从十年前起，有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开始通过向政治团体捐献巨资来绕过关于禁止直接向选举活动捐款的限制。这些政治团体巧妙地独立于选战，但实际上常常通过资助负面广告而成为他们的代理人。2004 年，口大无拦的自由派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出资 2.75 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个破纪录的数字——资助反对乔治•W•布什总统的团体。此举招致广泛谴责。（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指责索罗斯“买下了民

主党。”）尔湾市加州大学的选举法专家理查德•哈森说，此类左右选举的做法“其上笼罩着法律的疑云。”但是 2010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历史性的判例 Speechnow.org 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中，判决认定团体可以不受限制地“独立支出”资金，因为此类支出相当于“政治言论。”其后，一个下级法院在 Speechnow.org 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做出裁决，规定个人可以无限制地筹集资源用于支持或批评候选人，只要此种努力与官方的选举活动无明显联系。自此，间接的馈赠开始疯涨，催生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极其富有的那些美国人开始向美国政治施加与其日益不相称的影响力。

据《政治家》最近报道，为数仅有 2100 位的个人向 2012 年竞选活动及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了共 2 亿美元——比每人捐献了不超过 200 美元的 250 万选民的捐款总数多了 5200 万美元。换言之，排行前 0.07%的捐款人对 2012 年总统选举施加的影响超过了底层的 86%的捐款人。 并且这还仅是已经公布了的捐款：本轮选举中募集的大量资金包含了向号称没有政治目的的“非营利性的公共福利组织”提供的秘密赠与。

奥巴马 2012 年竞选所举办的筹款活动数量已经创下历史记录，但是主要集中在筹集那些数额相对较小、可以直接捐给联邦候选人竞选之用的资金。今年，对此类 “硬捐赠”的数额上限是每位候选人 5 千美元、每个全国性政党 3800 美元。奥巴马在直接捐赠方面一直领先于罗姆尼，但是差距在缩小。而罗姆尼自从“市民联盟法案”通过以来所接受的“大额捐赠”以压倒性优势超过了奥巴马。截至 7 月底，罗姆尼的两大“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挽救未来”和“美国十字路口”已经筹得 1.22 亿美元。而奥巴马表现最好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优先美国行动和 21 世纪美国桥梁,仅筹得 3 千万美元。

截止 8 月份，至少有 33 位美国亿万富翁每人捐献了至少 25 万美元给旨在击垮奥巴马的团体。在选举当前这个节点，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资助在科罗拉多和弗吉尼亚等“摇摆州”做攻击广告。（译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摇摆州”是指竞选双方势均力敌，都无明显优势的州。）联邦选举报告指出那些亿万富翁中有 27 名向拯救未来和美国十字路口进行了大额捐款，前者由罗姆尼的前任助手创办，后者由共和党政治活动家卡尔•罗夫持有。有新闻报道说 6 名亿万富翁与非盈利社会福利团体有瓜葛，这些团体无需公布捐款人。本月早些时候，该类组织之一



美国繁荣——其部分是由亿万富翁、工业巨头科赫兄弟出资——据报道花 2500 万美元用于购买广告时段；广告在 11 个摇摆州的电视台里播出。尽管美国繁荣号称是无党派，它的广告却攻击奥巴马执政期间联邦赤字日益增长。

据 ProPublica（译注：美国一调查网站）统计，“美国繁荣”及另一个保守派组织在 2012 选举中的捐款占了非盈利社会福利组织捐款的 80%以上。保守派的社会福利团体投在电视广告上的钱已经约有 7000 万美元，而自由派团体仅花了 160 万美元。

同时只有三位亿万富翁向最大的亲奥巴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优先美国行动捐赠了至少 25 万美元。乔治•索罗斯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桥梁”捐了钱， 后者向自由派提供对其政敌的调查研究。美国第二富有的人华伦•巴菲特是奥巴马的高级支持者之一，但是他宣布不会支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我不想看到民主朝那个方向发展。”

这种失衡给民主党的战略家们敲响了警钟。奥巴马已经做出警告——也许有些夸张——除非富有的支持者提供大额的捐款，否则他将成为历史上首位在竞选中透支的在位总统。6 月份，《野兽日报》获得一条奥巴马从空军一号打来的筹资电话录音，他告诉那些潜在的捐款人：如果一小撮共和党的亿万富翁“签发了 2000 万美元的支票”来购买“所有的电视广告时段”而使民主党“在 9 月或 10 月的时候措手不及”时，千万别感到大惊小怪。

对奥巴马来说玩好目前这场金钱游戏很不容易，因为他多次重复说这是不道德的竞赛。他就任演说时把最尖刻的几个词汇留给了“市民联盟”（ Citizens United）的裁定，他说他想不出“比这个对公共利益更具破坏性的东西了。”实际上，竞选财政改革的支持者们认为不应该因为对亿万富豪们不够摇尾乞怜而 怪罪奥巴马。选举法律中心（Campaign Legal Center）政策主管梅雷迪思•麦吉说，“总统的捐款人高不高兴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看这整个体系有多腐败。公务繁忙日理万机的总统还要来关心那些挥金如土的人是否高兴，这是一种悲哀。”她还补充说，“很明显，我们正走向富豪统治。”

奥巴马 2012 年选举的资深策略家大卫•阿克斯罗德警告说市民联盟的裁决有可能会对不光是奥巴马而且包括今后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的竞争形势发生倾斜。“最高法院说竞选支出与言



论自由是一回事，但这造成了你的钱越多你能买到的言论就越多，”阿克斯罗德说。“这个概念对民主造成了威胁。”他补充道。“如果你的党派为权贵服务，并且你的支出不受限制，那你就拥有了永久性、结构性的优势。我们竞选活动的平均捐款数是 50 美元，却想以此对抗另一边七八位数的支票。差距是惊人的，其背后的隐含意义同样惊人。在许多方面看，我们又回到了‘镀金时代’（译注：约 1870～1898 年，该时代美国涌现大量托拉斯垄断组织）。强盗大亨们正在收购政府。”

新泰莱（译注：美国童鞋品牌）前任主席阿诺德·海特多年来一直是最持之以恒的自由派捐款人之一，同时也是公共竞选财政法改革的最大支持者之一。虽然他对奥巴马面临的筹资挑战很同情，但他也在想可能是竞选形势被误判了。“对有钱的人没有好好地加以培养，”他说，“市民联盟是最近才出现的。我觉得奥巴马认为他不需要那些人。”

正如海特所见，“奥巴马正处于困境。”在其整个职业生涯里，这位总统一直支持竞选财政改革。他不光呼吁反对市民联盟的裁定，还带头拒绝鼓励支持者们向“美国繁荣”捐款。然而，到了 2011 年底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幕僚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反对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总部芝加哥，竞选活动幕僚吉姆·麦西纳在白板上写下“＄800，000，000”，并且告诉阿克斯罗德共和党的间接捐款网络有能力至少筹集到这么多资金用于击败奥巴马。

二月份，经过激烈的辩论（此间有的顾问呼吁总统坚持其原则，继续反对把市民联盟作为一项政治议题），竞选班子向新的经济现实屈服，并宣布其将开始鼓励向 支持奥巴马竞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竞选官员甚至承诺派出内阁成员向潜在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人喊话——虽然奥巴马自己不会这么做。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阿克斯罗德说，并补充道现在这 8 亿美元的数字看起来很古怪。他说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上的花费，包括外围团体在内，可能超过 12 亿美元。



海特担心奥巴马的转变也许太小、来得太晚了。“他说过他会接受来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但是他并没有鼓励这种捐助，”海特说，“这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罗伯•麦凯是塔可钟（译注：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墨西哥式食品的连锁餐饮品牌，隶属于百胜全球餐饮集团）的继承人，他领导富有的自由派捐款人建立了一 个叫“民主党联盟”的组织，海特是其成员之一。11 月份时海特请求总统向这个团体发表讲话，但是奥巴马拒绝了；白宫说他太忙了。2011 年 6 月联邦选举委员会宣布，候选人可以作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活动上的“特邀嘉宾”，但是这种交往仍处于法律的灰色区域。海特相信奥巴马担心发表这样的讲话会违反选举财政法的精神，后者禁止候选人与外部的筹款组织“协同行动”。

罗姆尼的玩法不一样。去年他声称，“我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取得交流，要是我们以任何形式合作的话，我们就要进监狱。”然而他已经快要越过这条底线了。他在很多场合里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者直接交谈，就差直白地向他们乞讨资助了。

2011 年 7 月罗姆尼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私人晚宴，据称是为了表示其对 24 位已经捐款和将要捐款人的感激之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他离开了，把要钱的事情留给别人去做了。6 月份的一个周末，罗姆尼在犹他州的一个滑雪胜地与有钱的支持者们厮混在一起。据赫芬顿邮报后来爆料，同一个周末 200 名有钱的客人参加了附近举行的一个午宴，其间亲罗姆尼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十字路口的设计师卡尔·罗夫作为嘉宾讲了话。这两个活动看似无关，但其间的界限却很模糊。 午宴由罗姆尼的长子塔格麾下的一家投资基金和罗姆尼竞选班子中的财政总管斯宾塞·兹维克提供赞助。7 月份在耶路撒冷酒店的筹资早餐会上，罗姆尼挨着亲罗姆 尼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头号捐款人、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亲就坐。后者到目前为止将其 249 亿美元财产中的 4100 万美元捐出以打败奥巴马和其它民主党候选人，而且他还承诺将再捐 1 亿美元。

针对所提出的民主党联盟事件，海特说，“奥巴马不会讨钱，但他可能对一些属于某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富有激进的捐款人团体发表过讲话。”最后，海特说，奥巴马肯定认为这

样做“太过亲密了”。他相信奥巴马的不情愿部分是出于原则，部分是个性使然。“奥巴马天生不是皮条客，他是那样地孤僻，如此地诚实而不加掩饰，他不喜欢曲意奉承。”

许多头号民主党捐款人和奥巴马一样对市民联盟裁决所解禁的“谁有钱谁老大”规则(the top-dollar gamesmanship)感到灰心。许多有钱的自由派反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位民主党亿万富翁告诉我说，“我乐意花钱，但不愿意花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上。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合法。他们不民主。”当被问及如果奥巴马要落选的话他还会不会继续如此时，他说，“我觉得很难相信奥巴马不能赢。”

阿诺德·海特还未捐款给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优先美国行动。相反，他尽力劝说别的富有的自由派这样做。“如果我投了 100 万美元，我希望能带动一批捐款，”他说。“我们可以发挥杠杆作用来筹集到 1 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民主党还缺乏这样的“捐款带头人”：即自己捐资巨大并且号召其它人做同样的事的重量级人物。“这真是可悲，”海特说，“你用 1 个亿就能决定选举。”

另一名重要的民主党捐款人问道，“潘妮·普利茨克到哪里去了？乔治·索罗斯到哪去了？”凯悦酒店的女继承人、亿万富商普利茨克 2008 年曾是奥巴马竞选活动的筹款负责人。普利茨克和索罗斯向奥巴马的官方竞选活动班子捐资 5 万美元，但都没向优先美国行动捐款。“不管是什么使得索罗斯和普利茨克没给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开支票，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名重要的捐款人说。同样拉下了优先美国行动的是保险业大亨彼得·刘易斯。他 2004 年捐了数百万美元资助 民主党，今年据报道他的关注点换了地方，比如支持呼吁医用大麻合法化的运动。好莱坞音乐人和电影制片人大卫·格芬 2008 年因同克林顿决裂倒向支持奥巴马而上了头条新闻。今年这次格芬已经向奥巴马选委会和民主党捐助了最大法定数额的捐款，但是他一分钱也没给优先美国行动。格芬的两个熟人说他抱怨过奥巴马当上总统后的疏远做法。（格芬说他“完全支持总统”）

“对谁都不说声谢谢！”这名重要的捐款人说。他还说 2008 年他捐了“好几百万美元”给帮助奥巴马选举的团体。但是，他指出，尽管他参加过白宫的多个活动，在数个场合碰到过奥巴马，“我认为他们压根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他们甚至不晓得我捐了多少。”他说他两次

被介绍给杰瑞特，“每回她都记不起来我是谁。”相反，他说，“她好像觉得跟我同处一处是对我的恩惠。”尽管游说口号不断，他还是没有捐款给优先美国行动。在他看来，奥巴马的白宫没有遵循维护捐款 人的最根本规则，而他自己在为其它目的捐款时遵循了这样的规则：“你要拍好马屁！”对于奥巴马，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个性、自我或是智力的原因。我就 是搞不懂。但是人们确实想得到奉承。他们想得到感激。”

他说，奥巴马“对于做正确的事情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他认为人们也会对他做正确的事情感兴趣，并且他觉得所有该做的就是这些。”阿克斯罗德拥护总统。“他卖力地工作以筹得我们需要的资金，而且并不把这些支持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他对此很赞赏，但是并不贪婪。他没把自己当成是筹资总负责人。”

奥巴马竞选总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期望改变金融利益集团与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就职的首日他就把内阁里的说客取缔了。后来他评论说，“我竞选总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如此坚信普通美国人的声音——这些勤劳的人们尽其所能以寻找机会——并没有被华盛顿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听到。”在 2008 年竞选期间，他阻止了支持者们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前身‘527 集团’进行无限额地捐资。

奥巴马承认他在竞选融资的问题上并非绝无瑕疵。2008 年，在上院宣称支持选举财政改革之后，他打破了自己关于总统候选人接受公共融资的誓言，并成为水门 事件以来第一位完全依靠私人资金的提名人。这个决定是务实之策：他十分受欢迎，以至于可以很容易就比约翰·麦凯恩筹集到更多的钱，最终的支出达到了破纪录 的 3.55 亿美元。2007 年，奥巴马承认他有“所有政治家一样的原罪，即我们必须筹集资金。”但他坚持说他会为改造这个体系而奋斗：“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纯洁，因为我也一样是在这个脏水池中游泳。问题在于我知道它是脏的并且我想把它变干净。”

奥巴马的传记作家马拉尼斯相信总统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一种误读认为他的家庭与资本主义体系是隔绝的，”马拉尼斯说，“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奥巴马的祖母恩佛斯·邓纳姆是夏威夷银行的副总裁，他的母亲人类学家安妮·邓纳姆则开发了一个帮助印尼艺术家的小贷项目，两人都在金融界工作。但是奥巴马本人真的对商业从不感兴趣，因此他没有



抓住许多更有利可图的机会而是选择当一个工资微薄的芝加哥社区工作组织人。在哈佛法学院他花了一个夏天在一家公司与同 事们争论应该“反馈”社会。

奥巴马在公司里与他的妻子米歇尔相识。尽管他们俩都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经济背景在那些圈子里有多么不一般。第一夫人在新罕布什尔州最近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强调了这一点，她解释说巴拉克“知道当一个家庭在奋力挣扎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是单亲母亲的儿子，后者为了供他和他的妹妹读书而含辛茹苦。”米歇尔本人小时候生活在芝加哥南部的简易房里，那房子小得她的父母只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她的婶婶在附近做家政工。据《奥巴马一家》的作者朱迪·坎托尔说，米歇尔和巴拉克很早就共同拥有一种认识，即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与勤奋工作和美德关系不大，而主要在于“机遇、权力、社会通路和财富。”奥巴马仍然认为经济上的成功是个人努力之外很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因此，他对财富的敬畏逊于别人。

奥巴马在芝加哥政坛崛起的过程中赢得过包括普利兹克在内的很多富有的捐款人的支持。但是在他的新书《无畏的希望》中他警惕地描写了他们诱人的影响力。他把 2004 年议员选举中曾向其筹款的“公司合伙人和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风险投资资本家”描述为最“聪明、有趣的人，”他们没有分外的要求。然而奥巴马写道，花了太多时间与富人们在一起的政治家将有失去与“占总人口 99%的其它人的苦难”相联系的风险，“而这些人才是我从政所要为其服务的人”。

马拉尼斯说奥巴马“并不鄙视筹款”，但他对有钱的支持者表现出来的尊敬之情比其他政治家要少。马拉尼斯把奥巴马视为一个“具有电影观众或者作家般敏锐性的人，他一边参与，一边旁观自己的参与行为，并且认为政治进程的很大部分是可笑或超现实的，即使他自己已经深陷其中”。他还说，“我想捐款人可以感受到这种心理矛盾。”

总统的一位前顾问指出，奥巴马在国内政坛崛起得太快，以至于“他从来就根本没建立与传统民主党捐款人的联系。”12 年前的 2000 年奥巴马与民主党的联系少得他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都不知该如何应对局面。2004 年他在伊利诺斯州竞选美国议员，是民主党候选人初选的几个竞争者之一；全国性的捐款巨头们不想卷进这个竞赛，所以对他无从知晓。然而那一年他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了激励人心的主题演讲。一跃成名之后，奥巴马不再需要主动寻找资助——钱自然来了。他在参议院仅呆了两年就宣布参选总统，那时他是民主党筹资活动的宠儿。他几乎没花时间培养自己的捐款人网络。“奥巴马没有与其他竞选总统的人那样同捐款人建立深厚的个人感情。”这位前任顾问说。相反，比尔·克林顿从乔治城大学毕业之前就开始网罗支持者，1992 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庞大的关系网。

2008 年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绝大多数传统的民主党捐款人支持她。他的其他对手——约瑟夫·拜登、克里斯托弗·多德和约 翰·爱德华兹——均在参议院混迹多年，也建立了自己的融资网络。奥巴马竞选团队被迫建立另一种筹资基础，包括伊利诺斯州几名主要的捐款人，像普利茨克，以及由中小型捐款人组成的复杂网络，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全国政坛而言还是新面孔。奥巴马的团队以利用社会媒体鼓励首次的、小额的捐款而闻名。

然而正如理查德·沃尔夫在描写奥巴马 2008 年选举活动的书《叛徒》中写的那样，有别于奥巴马“精心塑造的形象，资金并没有从草根阶层获得增长。”在奥巴马获得民主党提名权之前，通过因特网筹集到的资金仅占其全部资金的很小一部分。相反，他参加了多得能累死人的筹资活动，并且向每个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相识的人请求对他的竞选活动捐献硬捐款的最高限额，那时的标准是 5600 美元。沃尔夫写道奥巴马的运作属于“一种公司管理与社区组织的混合体”。经验丰富的民主党策略家哈罗德·伊克斯说，它不是候选人与超级富豪玩家之间亲密的合作，“奥巴马的人只认小钱。他们视大钱为腐败”。

相反，比尔•克林顿创造性地讨好富人，以至于人们指责他——他坚持说这种责难是错误的——拍卖在林肯卧室搞通宵派对的权利。今年参与筹款的人说，那些富有的捐款人们经常抱怨说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克林顿时期要差。在那时总统与他的竞选筹资活动负责人特里•麦克奥利夫组成了一个永不疲倦的好搭档。一名筹款人说，“他们定期举办晚宴，人们可以呆在林肯的卧室或戴维营。总统花时间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并且不觉得因为他们捐了钱而有什么不妥。他做的比你想的多，但那确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这比布什或克林顿要差得多了。那些内阁知道哪天是某某人的生日，或者某人的孙子要行受戒礼。”



新泰莱前任主席海特亲眼见证了奥巴马与比尔•克林顿的区别。1996 年海特向 38 位议会候选人（他们都承诺致力于选举财政改革）共捐助了 50 万美元。他回忆道，“此举使我好像荣登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第二大捐款人的位子，而我对此说法感到厌恶。”他说，1997 年春天克林顿总统邀请他共进晚餐。他到了的时候发现 30 位顶级捐款人已经围坐在一张桌子边。“真够庸俗的，”他说，“捐款最多的人与克林顿靠得最近。美国劳拉公司的贝纳德•施瓦兹坐在他左边，后来他被允许在中国发射一颗卫星。”（施瓦兹洗清了对其捐款不当的指控，他说他对向民主党人士间接地捐献大额资金感到“真的遗憾”——他称此种策略“对国家政治生态有害。”）晚宴之后，海特回忆道，克林顿“给肥猫们捋了捋毛”，向每位捐款人询问了他们的想法，并勤快地做了笔记。

这样的社会主张才是大多数民主党捐款人的目标，这位奥巴马前任顾问说：“通常这与恩惠无关。他们希望幕僚长打电话来询问他们的意见。或者他们想在去汉普顿的时候说，我刚跟总统谈过话。”

但是奥巴马仍然极少与捐款人通话。据一位筹款人估计即便在目前选季的高峰时段，他可能一个月也就打很少几个这样的电话。数年为他捐款的芝加哥的支持者们说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名参加过白宫举行的筹资活动的芝加哥捐款人这样描述总统：“永远彬彬有礼、热情、风趣和慷慨。”奥巴马从未给他打过电话，但他说“他比比尔•克林顿或乔治•布什更内向。他在小范围人群里表现很棒，但我可不想与他这样的人一道儿出去喝啤酒。但是，顺便说说，那也不是我的正事。我很忙，而他也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除了比大多数别的政治家更不会虚情假意之外，奥巴马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一位在白宫有小孩的总统。有些华盛顿人已经抱怨说奥巴马晚上很少外出或者与议会成员们社交，而是更喜欢花时间陪他的家人。朱迪・坎托尔在她的书中指出这位总统每周不愿错过超过两次与其家人用晚餐的机会。这使得策略性社交的时间没剩多少了。

有几个大的捐款人像美国 UBS 银行前任首席罗伯特•沃尔夫已经成了奥巴马真正的朋友。但是，奥巴马作为政治家异乎寻常地自制。在这一点上有人 把他比作吉米・卡特。卡特的白



宫媒体顾问杰拉尔德·拉夫肖恩认为卡特对向捐款人或者华盛顿的权贵讨欢心没兴趣。但是拉夫肖恩说，民主党的前任主席罗伯特· 斯特劳斯劝说卡特不管怎么样也要去那样做："卡特不喜欢筹款，但是他做了。他也明白他得和拉赛尔·朗之类的参议员吃晚饭。我们也在家里为媒体开了 30 场晚宴。这么做是值得的。"他提示说也许奥巴马需要更多的顾问告诉他，"这是必须的。去做吧。"

正如谢尔登·阿德尔森业已证明的那样，单单一个亿万富翁就有可能对美国总统选举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民主党中很多人有兴趣想猜测福布斯美国富翁排行榜上 排位第七的乔治·索罗斯的意图。在过去的 30 年里，没人向自由派活动捐款能超过他。竞选捐款只是他慈善事业的很小一部分，但在他向选举活动捐款数额破纪录的 4 年之后，2008 年他捐款 5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巴拉克·奥巴马。2012 年对他的期待很高。

索罗斯拒绝对此文评论。但是熟悉他思维方式的几个人认为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在全球性投资中发了财——目前正关注别的类似欧盟命运之类的问题，不愿意在 2012 总统选举上充当出格的角色。他拥护政府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据报道他对现在美国选举中日益增长的秘密捐款感到很不爽。此外其密友说尽管索罗斯仍然 支持奥巴马，他已经对他在政治上和个性上都感到失望。对富有的捐款人而言小错可以酿成大祸。有一次索罗斯想与奥巴马在白宫碰面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奥巴马的幕僚未予回应。最后他们不是安排了白宫谈话，而是安排了在纽约的一个低规格的私人会晤，当时总统正在城里办别的事情。索罗斯认为这种后门式的接待（back-door treatment）令人困惑。一位民主党捐款人说"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他们不尊敬他，"一位密友说，"他不想要多了不起的东西！他没指望一个国宴或白宫派对——他只想得到严肃地对待。"

索罗斯的另一位密友有不同看法。尽管他承认如果内阁对索罗斯接待更专心的话他可能会捐更多的钱给奥巴马，他说，"我有些尊重奥巴马没有花更多时间陪他的做法。这位总统就是不想在捐款人身上花很多时间。你得佩服这一点。"



然而有批评家提出没招呼好索罗斯证明民主党不是自 2010 年起保守派就开始打造的共和党筹资机器的对手。“我们就是缺少卡尔·罗夫这种类型的人——我们需要政治明星，”奥巴马的一位顶级筹款人说。优先美国行动是有两位前白宫助手比尔·伯顿和肖恩·斯威尼领导的。“这些运作优先美国行动的家伙对政治很在 行，但是筹款的经验为零，”这名奥巴马的筹款人说，“筹款完全就是搞关系。”首战告挫之后，优先美国行动聘请了几个更有经验的筹款人，做得也更好了。但是其中一位老手说，“这是我干过的最难的事了。”

民主党在国内实际上有三个重要的资金来源：纽约、洛杉矶和硅谷。到目前为止，高科技行业还没有向奥巴马捐助大额款项。相反，有些杰出的民主党人士，如克里 斯•休斯——Facebook 的创始人之一、2008 年奥巴马的总统网页竞选宣传的组织者——亲自投入到竞选财政的改革中去了。休斯和他的丈夫肖恩•艾尔 德里吉已经决定不向任何超级政治委员会捐钱，而且要将捐助给候选人的资金，与捐助给那些致力于减少金钱对政治影响的团体的资金相匹配。当谈及奥巴马不愿向超级富豪们讨欢心时，休斯认为这是一种“美德。”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南部加州金融联席主席约翰•埃默森说，不少科技大佬“不喜欢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不想在 30 秒钟的广告上扔钱。好像有一种感觉，这个过程里出了问题。相反，人们对具体的议题都积极参与。所以汤姆•斯泰尔”—— 旧金山对冲基金富豪——“几乎单枪匹马就推翻了一项关于在加州取消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动议。杰夫•贝索斯则花钱支持同性婚姻”。(贝索斯是亚马逊的初创 人,向华盛顿的同性婚姻活动捐资 2500 万美元。)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最值得注意的资助来自好莱坞梦工厂的 CEO 杰弗瑞•卡森伯格：他给了最大的亲奥巴马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笔数额最大的捐款：200 万美元。演员摩根•弗里曼和比尔•马艾每人捐给优先美国行动 100 万美元。然而克林顿与奥巴马的气质之不同在好莱坞表现得特别明显。娱乐界的一名政治顾问唐娜•博佳斯基说，“克林顿是流行文化贪婪的消费者，而且他喜欢加利福尼亚。”一位加州的筹款人说，“克林顿真不错，限制标准提高了。”该州的民主党政治活动家们回忆说克林顿在乘飞机外出前总是习惯性地打电话给他们，闲谈几句并了解他们需要见哪些人。奥巴马的周围则都是公务：捐款人极少受邀到空军一号或总统专车。正如这名加州筹款人所述，少了个人的接触，“竞选很大一块工作于自我意识有关”。



卡森伯格曾受邀参加白宫的国宴，但是他从没有在私下里与总统会晤。“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位总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正直，以及他为了带给白宫新的理念所做的努力，”这名筹款人说。“但这使我们的工作更难开展。”

而奥巴马与金融界人士的关系仍非常有节制。“我们失去了华尔街，”一名民主党筹款人承认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背后如此重要的推动力……他们对白宫的看法是‘他们怎么敢？’”目前罗姆尼的头十名竞选资金来源里金融类企业就占了 8 个，而奥巴马的前十位竞选资金来源里没有一个金融行业企业。自 2008 年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据彭博社报道，当年高盛集团的雇员的捐款有 75%捐给了奥巴马和民主党，而今年这个比例几乎要倒过来了，民主党仅筹集到高盛 30%的捐款。

想想罗姆尼在私募证券行业积累的巨额财富，他所做出的降低资本收益税的承诺，以及他拒绝承诺终结风险对冲基金的税收优惠，那么他如此受华尔街主管们的追捧就不足为奇了。阿克塞尔罗德说：“罗姆尼对金融界人士的主要推销口号是‘我代表你！我是你的守护神！我将捍卫你的利益！我不会拿走你们既得的利益。我将废止多德•弗兰克法案’”——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的一项华尔街监管规定。“很明显这可以在那些人当中找到听众。”

有些民主党人士持有这样的信条，即自由派为政治家捐款是出于利他的原因，而共和党搞政治献金是作为利己的投资，以保护其未来的盈利。“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商业成本，”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们立马就会收回去的。”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十字路口”的发言人乔纳森•克里奇奥认为这种说法是“幼稚的”而不予考虑，他争辩说共和党捐资人背后没有比民主党捐资人背后更多的“邪恶的创新”，包括一些主要的联盟促进其自身成员的经济利益。

然而，来自弗吉尼亚的前任民主党议员汤姆•佩列罗认为富有的保守派捐资的经济动因更为明显。汤姆•佩列罗 2010 年由于外来的保守派在他的选区花了巨资而竞选败北，现在他正关注自由派的“美国发展中心”的竞选财政问题。他提到谢尔登•阿德尔森，“他花了数十亿，但他可以从海外投资税和不动产税上赚回来，” 对这二者罗姆尼都承诺将要取消。更有甚者，阿德尔森的公司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目前正面临两项司法部的调查。其一是围绕该公司在澳门



的赌场调查其可能违反 《反海外腐败法》。其二是一项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联合开展的关于其可能违反反行贿法的调查。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来的领导对阿德尔森来讲意味着巨大的物质利益。

同样，佩列罗说，“石油、煤炭和化工企业也投下了巨额赌注。”他断言，“他们不光资助罗姆尼——他们还出资用于打压清洁能源产业。为什么现在没有共和党 候选人愿意承认气候变化？”他认为答案在于超级石化公司，像私营的柯氏工业集团，正在倾注巨资帮助那些愿意使他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候选人。据报道柯氏兄弟为首的众多保守党已经承诺在 11 月以前捐助 4 亿美元。

“候选人拿什么来跟他们比？”佩列罗问到。“过去竞选双方阵营只有几个亿万富翁，而现在政治献金已经可以将社会契约撕个粉碎了。”

作为在任者，在抵抗从有钱的私人那里接受献金的浪潮方面，奥巴马占有内在的优势。但是从长远看许多民主党人士日渐感到担忧。前任白宫助手比尔•伯顿现正管理着“优先美国行动”，他说，“我担心的是这会变成更大的天文数字。到 2016 年这个数字轻易即可翻上一到两倍。一旦商业巨头意识到他们可以买下白宫，你就要问他们究竟还有什么做不到了。”

（原文作者简•迈尔（Jane Mayer），《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原文刊载于《纽约客》2012 年 8 月刊。译者八一开始，译文原载于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44649/313692 。）

【返回目录】



【探】

7-3 张春续：美国大选是怎样烧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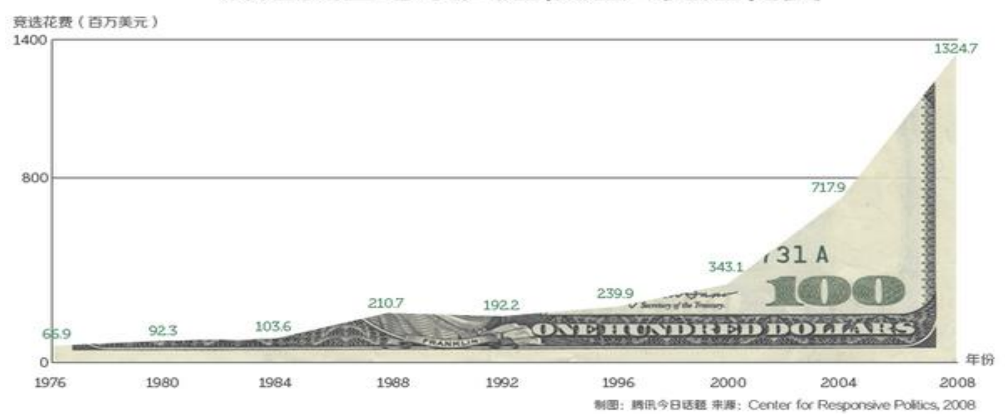
“选举在现代美国的政治观念中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一个成功的选举，必须要最大化的覆盖全美，影响尽可能多的美国民众。有民众充分参与的全国性选举，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美国未来四年里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的稳定。因此，竞选经费除了成就竞选本身之外，还成了接下来四年美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份保单。”



竞选经费膨胀是事实，08 年总统大选花费达创纪录的 24 亿美元

在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确成为了一项价格不菲的活动。仅就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经费来说，1860 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只花了十万美元，便使林肯（Abraham Lincoln）成为美国第十六位总统；可在一百年后的 1960 年，十万美元只够让候选人在全国电视网出现 30 分钟。从 1976 年至 2008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大选花费的变化趋势上看，尤其是在 2000 年（3.4310 亿美元）之后，几乎每次选举的花费都成倍增长：2004 年（7.179 亿美元）与 2008 年（13.247 亿美元）。





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花费

以上还仅仅是候选人的花费，如果将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资助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加总，2008 年度美国选举花费超过 53 亿美元，总统大选花掉了其中的 24 亿美元，总统候选人直接投入的经费也在这一年首次超过了 10 亿美元（据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统计）。而在今年，总统大选的花费很可能创造 30 亿美元的新纪录。

贵但可以接受：选举总统的投入与美国人在口香糖上的花费相当

虽然无数人都指责美国大选“烧钱”，但实际上，大选花费虽多但却非不能接受。

将 2008 年直接花在总统选举上的 24 亿美元和其它一些来自美国的数据对比就能直观地看到这个花费并非天价。2007 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13.8 万亿美元，24 亿美元的竞选花费约占其 0.017%。以当时美国超过 3 亿的人口计算，每个美国人只需为总统大选花费 8 美元，分到每年则只要 2 美元。而根据美国口香糖生产协会的统计，美国每年花在嚼口香糖上的钱大约是 23 亿美元，这与 08 年总统选举花费相当，而且这样的总统选举还要四年才会进行一次。



值得补充的是，美国的大选筹款途径与其它国家不同，横向比较意义不大。以英国为例，在 2005 年的选举中每个英国人只需为大选付出 1-2 英镑的代价（2-3 美元）。看似低于美国，不过英国大选的花费有一部分来自政府的公共基金。公共竞选基金是有上限的（2005 年时为 7000 万英镑），直接限制了英国的竞选投入。而美国则来自私人捐助，弹性很大。

来自公共竞选基金：美国人可在纳税时自愿捐助

美国大选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来自几个不同的途径，包括公共竞选基金、个人捐款、企业的资助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投入。虽然种类繁多，但这些竞选经费都是来自自愿捐款，而且都要受到严格的监管，不愿意为大选埋单的纳税人不用为此耗费一分一毫。

根据《联邦选举活动法》，合格的总统候选人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储留的特别基金中为自己的选举活动获取公共基金。虽然叫做公共基金，这些钱却不是直接以税收的形式强制向纳税人收取的。它完全由美国纳税人自愿筹措，纳税人可以选择从自己每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中拿出 3 美元捐助这一基金。

不过为了获得公共基金的使用资格，候选人就要达到一定资格并且接受一系列的限制：候选人必须在 20 个州中的每一个州募集到对等的捐款 5000 美元。候选人可以在预选中，或者在大选中，或者既在预选中又在大选中接受公共基金。但一旦接受了公共基金，就必须遵守联邦选举委员会所规定的开支限额和其他限制。

要获得公共资金只需要获得足够的支持，这就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名创造了一个公开合理的竞争环境。但另一方面，由于使用公共竞选资金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主筹款，接受公共基金上限作为自己竞选经费的上限（2008 年时公共经费的上限为 8300 万美元），所以包括奥巴马在内的许多候选人都会放弃这一经费支持，转而向私人募捐。



来自募捐：支持者可以通过自愿捐款的方式支持候选人

为了防止金钱和特殊利益集团不当影响政治，美国的选举法对政治捐款有严格的规定。对一个竞选人的一次竞选，个人捐款最多不得超过 2400 美元。严格的捐款上限相对于动辄数百万或上亿的竞选费用来说杯水车薪，这就使得候选人必须依靠成千上万的普通选民的捐款积少成多。

如果无法从个人捐款得到充足的经费，候选人还可以从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简称 PAC）得到资助。以 2008 年为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竞选经费分别有 1/3 和 1/5 是来自 PAC。但美国联邦选举法对 PAC 的政治捐款也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对每个竞选人每次竞选活动（初选、一般选举或特别选举），PAC 捐款的最高限额为 5000 美元，一个 PAC 给一个全国性政党的钱每年不得超过 15000 美元。任何 PAC 都必须在成立后 10 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登记注册，而 PAC 的经费同样是来自于自愿捐款的个人和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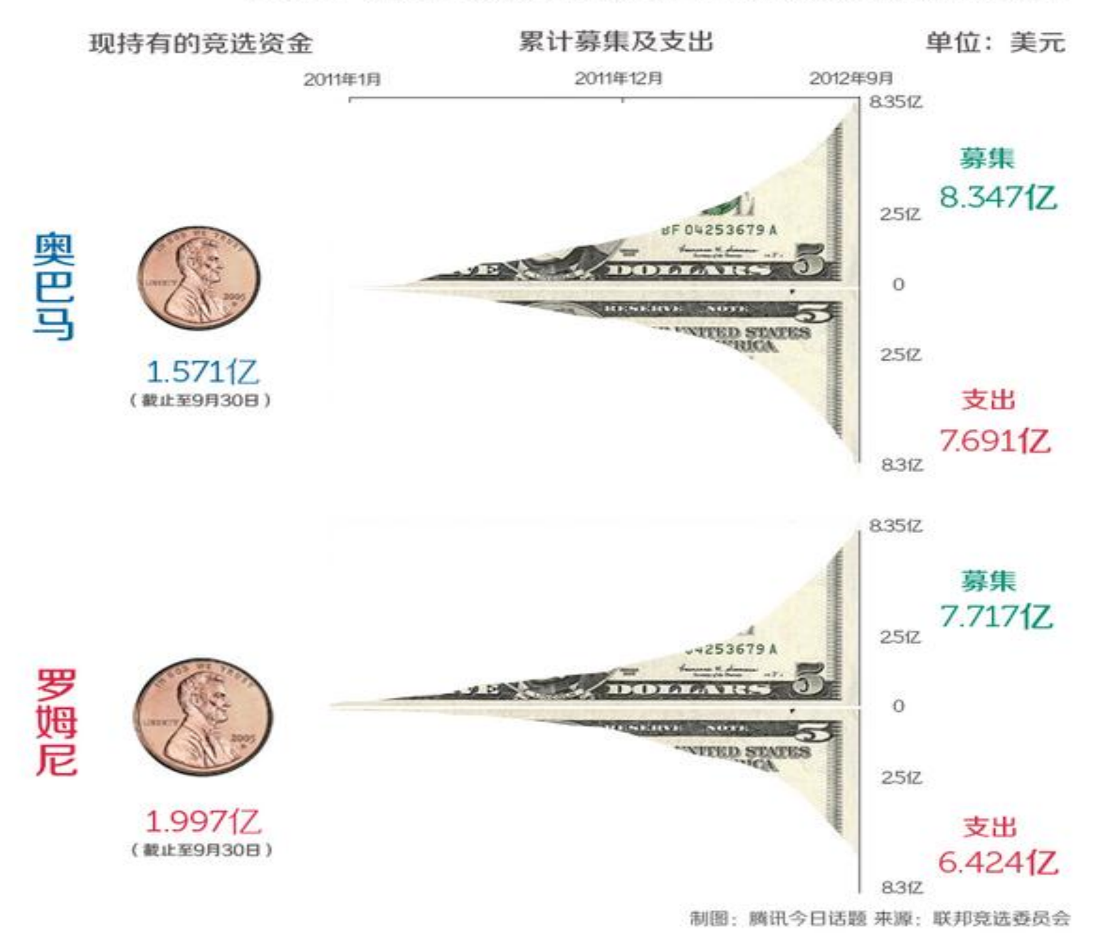
候选人也可以自掏腰包参与竞选

竞选资金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来自候选人自己。候选人可以依靠自身财富甚至举债参选，按照 1976 年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案”的裁决，个人资产用于竞选没有上限。

虽然凭借个人资产参选没有法律上限，但这些参选人的结果往往都不如意。在 2008 年的大选中罗姆尼就为自己支付了 4400 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不过那时选民对此并不买账，当年的罗姆尼仅止步于共和党党内，而在今年，罗姆尼没有自掏腰包，反倒一路冲到了最后。

但无论是公共基金还是候选人募集的资金，来源和去向都必须公布的清清楚楚





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资金募集及支出情况

联邦政府对竞选经费进行监管的机构叫做“联邦选举委员会”（FEC）。这个委员会并不具体操办选举，它的责任只是监督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经费募集和使用。《选举经费法》规定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必须按季度或者月如实申报库存现金、支出、贷款偿还和余额等财务状况。

1976 年“巴克利诉瓦莱奥案”确认了 1971 年《联邦竞选法》要求候选人和政治行动组织公布竞选资金来源并不违反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所以在法律保护下，作为民众，有很多途径获得候选人收取竞选资金的情况。民众可以向当事人或联邦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的有关信息则为地方相应机构）提出查阅要求，还可以方便地从诸如联邦选举委员会等相关网站上获取详细信息

选举活动也要遵守市场规则，花的少不现实



美国总统大选历年投票率

在美国，每项竞选活动都是在“市场规则”下进行的：候选人助选团队的薪水、宣传竞选纲领的宣传册、电视互联网广告、举行无数次的公开露面和筹资活动等等这些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所以，即便是总统选举，在面对数以亿计的选民、通货膨胀、人力成本上升和媒体的价格攀升这些因素，若还想让选民最大程度的参与到选举中，唯一的选择就是花大钱。数据上

也证实了这种判断，2008 年选举，花费达到历史之最，巨额的花费创造了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 40 年的最高记录。

对此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卜睿哲（Richard Bush）这样评论到，“选举的设计就是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而金钱这种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

而且美国的最高法院也认可了金钱是使得选民参与到选举中的重要途径这一说法。在 1979 年，由于电视的逐渐普及，电视演讲对美国选举产生的意义越发重大。一方面，电视成为了沟通候选人和选民最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电视服务价格昂贵且电视网也没有理由无偿为候选人提供服务。面对科技对美国政治的重塑，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联邦选举法》中裁定：不应过分限制金钱的作用，因为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购买到演讲机会，从而充分与选民沟通。这种权力应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充分开展的选举给了选民足够的机会甄别优劣

选举在现代美国的政治观念中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一个成功的选举，必须要最大化的覆盖全美，影响尽可能多的美国民众。有民众充分参与的全国性选举，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美国未来四年里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的稳定。因此，竞选经费除了成就竞选本身之外，还成了接下来四年美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份保单。

此外，被选举出的美国总统将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国家的首脑，领导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角度看，再充分繁琐的甄别也不为过。《洛杉矶时报》前政治编辑沃伦韦斯（Warren Vieth）就认为：“尽管 24 亿美元的花费看起来极其庞大，但考虑到美国总统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也算值得。一个总统制定的政策，可能直接导致上千亿的财政赤字增加或减少， 花 20 亿美元的价钱来甄别一个好总统，对美国民众来说并不算贵。”





大投入的选战也为美国的政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在两年多的竞选时间里，候选人把大量的竞选经费投入到广告、造势和组织动员选民等工作当中，在这段时间内，大量普通美国公民被动员起来，通过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参与到对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思考与行动当中，完成了四年一度、全民参与的政治“游戏”。

这些活动直接塑造了美国民众的公民素养，成为了美国民众最好的公民教育。

（张春续， 腾讯《今日话题》编辑。原文链接 http://view.news.qq.com/zt2012/crazymoney/index.htm）

【返回目录】



7-4 何帆：金钱与政治间的鏖战



“《联邦竞选法》与巴克利案的判决,对竞选中的“硬钱”施加了限制,却为“软钱”留下了巨大的流转空间。所谓“硬钱”,是指受联邦选举委员会依法控制与监管的政治献金,金额、用途都受到严格规则。比如,捐款数额受限,来源必须对外公开,而且不能来自公司、工会。而“软钱”则是捐给候选人所属政党,且捐赠款项不受监管的资金。政党拿到这笔钱后,可以用来制作广告,包装候选人,攻击竞选对手,或者以党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

在美国，自打有了选举制度，政治竞选就从来不止是拼观点、拼立场那么简单，若想在竞选中取胜，候选人往往还得拼资金、拼实力、拼人脉。在此过程中，竞选筹款显得格外重要。筹款越多，对候选人开展竞选就越有利。1858 年，林肯原本打算自力更生，用个人资产竞选参议员，结果选了一半就差点破产，最后靠人资助才顺利选上总统。

南北战争之后，大家族都意识到与政府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把安插政治代言人作为“奇货可居”的远期投资。1888 年大选时，本杰明·哈里森靠参议员斯坦利·奎伊从富商那里募集到的巨额资金才选上总统。获胜后，哈里森激动地对奎伊说:“上帝给了我们胜利!”奎伊私下郁闷地对人说:“他心里清楚得很，上帝他妈的跟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关系。”

20 世纪初又被称为“公司的时代”，大企业、大财团陆续介入选举，把政治捐款视为“买影响力”、“买沟通渠道”。这些大公司又被人们轻蔑地称为“肥猫”。1905 年，西奥多·罗

斯福总统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企业向竞选提供直接捐助，却遭遇各方强烈抵制。经过他与参议员本·蒂尔曼的不断努力，国会终于在 1907 年通过《蒂尔曼法》，禁止银行、公司在联邦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之后，国会虽出台一系列限制政治。之后，国会虽出台一系列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但效果一直欠佳。

1970 年代，真正的改变开始了。 1971 年，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具体措施包括：限制捐款金额，每位捐款人最多只能向每位候选人捐款 1000 美元；确保来源公开，谁捐的钱，捐了多少，必须一目了然；限制捐款来源，要求任何公司、工会都不得向国会、总统等各种联邦公职竞选活动捐款。与此同时，国家还成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 FEC），负责对竞选捐款，竞选支出、公共资金进行监管，尽可能杜绝选举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1976 年,有人感觉不对劲了。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认为,想捐款给谁是言论自由,政府不应限制,随即以《联邦竞选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为由,将 FEC 官员瓦莱奥告上法庭。在这起名为“巴克利诉瓦莱奥案”的案件里,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政府限制捐款数额、要求公开捐款来源的规定没有违宪。但是,政府对竞选人个人竞选开支的限制,违反了言论自由条款,因为在竞选活动中,任何沟通都需要花钱,竞选人如果不花钱,就无法与选民保持有效沟通与交流,言论自由权自然无法实现。根据这一判决,候选人、特别利益团体、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花钱做竞选广告。

《联邦竞选法》与巴克利案的判决,对竞选中的“硬钱”施加了限制,却为“软钱”留下了巨大的流转空间。所谓“硬钱”,是指受联邦选举委员会依法控制与监管的政治献金,金额、用途都受到严格规则。比如,捐款数额受限,来源必须对外公开,而且不能来自公司、工会。而“软钱”则是捐给候选人所属政党,且捐赠款项不受监管的资金。政党拿到这笔钱后,可以用来制作广告,包装候选人,攻击竞选对手,或者以党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

以 2000 年大选为例,如果你捐钱给小布什的竞选总部,让他们制作一个广告,主题是“请投小布什一票”或“请不要投票给戈尔”,这样的捐款就属于“硬钱”,是受限制的。但是,如果你捐款给共和党,或支持小布什的某家机构,再由共和党或这家机构出钱制作广告,说小布什执



政如何如何厉害,信仰如何如何虔诚,或者说戈尔理念如何如何糟糕,办事如何如何糊涂,只要广告中不出现“请不要投票给戈尔”这样的词句,这样的广告就属于“非竞选广告”,这样的捐款就属于“软钱”,不受任何限制。其实,“请不要投票给某某”这样直白的广告本来就招人反感,稍微有点头脑的政客,都会避开“硬钱”,改用“软钱”拍摄“非竞选广告”。如此一来,政府控制“硬钱”的制度就被变相架空,竞选成了“软钱”支撑的货币战争。

为弥补上述漏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民主党参议员罗素•法因戈尔德开始推动竞选法律的改革。2002 年 11 月,国会通过了《跨党派竞选改革法》。这部法律对竞选法律做出了很多修改,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向政党无限制地捐款,即禁止来自公司、工会或个人的“软钱”。新法还规定,预选前 30 天内,大选前 60 天内,公司、工会禁止投放任何提到政治候选人姓名的广告,避免商业资金伪装成“广告费”介入选举。

和大多数改革立法一样,这部法律颁布不久就遭遇强烈质疑。参议员米奇•麦克康奈尔认为,富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应该有权运用自己的私人财产支持自己喜欢的政治家,遂以 BCRA 违反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为由,向 FEC 发起冲击。2003 年,最高法院在“麦克康奈尔诉 FEC 案”中判定,BCRA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尽可能最小化。国会的出发点,是为制止大公司出资对选举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所以 BCRA 合宪。然而,大法官们也很清楚,围绕 BCRA 的争议仍将持续下去,大财团还是会变着法儿往选战中砸钱。判决意见最后无奈地宣称:“金钱,就像水一样,总是能找到出口。”

果然,到了 2007 年 6 月,由于保守派大法官陆续加入最高法院,并占据人数优势。最高法院在“FEC 诉威斯康辛州生命权利组织案”中裁定,BCRA 关于在预选前 30 天内、大选前 60 天内禁止播放提及候选人姓名的广告是违宪的。只要这些广告不是直接为某位候选人拉票,或者攻击某位候选人,就可以正常播出。

从最高法院一系列判决可以看出,法院一直努力在言论自由的松紧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它努力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另外一方面,它又试图限制竞选筹款,避免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然而,如果选举制度上没有大的变革,指望法院跑前忙后,维系民主,作用实在是有限的。



（何帆， 法律工作者，作家。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0 年第 10 期。）

【返回目录】

7-5 杜剑峰：“超级委员会”搏击美国大选



““超级委员会”的与众不同在于“独立支出”，即该机构不能同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沟通，亦不能在政治活动中进行协调。而之所以被媒体冠以“超级”的绰号，则是因为个人或机构向这种委员会进行捐款时，没有金额上的限制。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和政治紧密难分的社会里，“无上限”的捐款，自然会带来“超级”的政治影响。”

无上限捐款带来的“超级”政治影响

2012 美国大选刚刚拉开帷幕，一件新式竞选武器就开始发威了，那就是“超级政治活动委员会”（SuperPAC，以下简称“超级委员会”）。

在美国，候选人参加政治选举，或者一些社会机构想要对各级政府议会的立法行为进行影响和游说时，需要成立“政治委员会”来向社会募集资金，然后通过该委员会进行各种政治活动。

“超级委员会”的与众不同在于“独立支出”，即该机构不能同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沟通，亦不能在政治活动中进行协调。而之所以被媒体冠以“超级”的绰号，则是因为个人或机构向这种委员会进行捐款时，没有金额上的限制。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和政治紧密难分的社会里，“无上限”的捐款，自然会带来“超级”的政治影响。

今年 3 月 6 日，美国共有 10 个州同时举行共和党初选投票，即俗称的“超级星期二”。这也是“超级委员会”初次大展神威登上舞台的时候。在迄今为止的共和党初选中，这些政治组织通过广告投放等活动，极大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一些州的选举结果。

比如在第一个举行初选的艾奥瓦州，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ringrich）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时候还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但是在这一个月中，支持另一个候选人罗姆尼的“超级委员会”投入大量资金在电视上做广告，对金里奇展开全面攻击，到了投票日，金里奇只得到了 13%的票，排名第四。

金钱与民主的博弈

“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一种政治选举组织，最早出现在美国政坛是在上世纪 40 年代。当时美国的一些支持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的工会组织成员，为了绕过当时工会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的法律规定，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工人直接募集政治捐款。

在 2010 年以前，美国的选举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每次选举不能超过 5000 美元。但是这个规定，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而被改变。

2008 年，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候选人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一个叫做“公民联合”（Citizen United）的组织制作了一个攻击希拉里的纪录片打算在电视上播放，后来地方法院裁定，这个纪录片性质上等同于竞选广告，在播出时间和制作费用上违反了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联合”于是将此事诉诸最高法院。



2010 年 1 月，最高法院的 9 名法官以 5：4 的投票结果，裁定当时施行的相关选举法规违宪。根据这个判决，美国的商业公司、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时，不应该有数额限制。

这个判决结果一经公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媒体对这个结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统奥巴马也在国情咨文中指斥这个判决是民主的倒退。反响如此之大，是因为对公司政治献金的限制，是美国选举财务法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在美国历史上，政治捐款同竞选政治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在 1828 年的总统选举中，安德鲁·杰克逊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竞选活动。通过有计划的发动各种集会和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号召选民为自己投票。通过这种直接向选民宣传的竞选方式，杰克逊顺利当选美国第 7 任总统。而四年之后，美国的一家银行因为杰克逊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便拿出相当于今天 100 万美元的资金试图阻止杰克逊的连任。

1867 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对选举捐款进行限制的法律。1907 年的提尔曼法案（Tillman Act）则是第一个对选举捐助进行全面规定的竞选财务法。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便是明文禁止银行、公司对政治选举进行金钱捐赠，以消除金钱对民主选举的影响。此后的一百多年中，美国相关的法律几经变革。在对商业机构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又陆续出台了要求竞选财务公开，对联邦选举竞选金额进行限制等内容。

在美国选举财务法案的变革和进化过程中，国会和最高法院一直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往往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马上便有一些政治团体对其内容提出挑战，一路告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又往往同国会意愿相左，对新的法律痛下杀手。

前述攻击希拉里的“公民联合案”便是持续多年的斗争中的新的一章。最高法院认为，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不应予以限制。而工会和公司是由具体的公民构成的，所以应该享有同普通选民一样的权利。

但是最高法院也考虑到无限额捐款可能带来“重金购买有利政策”的“副作用”，所以在新规定中贴了一块“补丁”，要求接受无限捐款的政治委员会不能同候选人进行沟通，要保持“独立”。

高法的这个判决最初只对公司和社会机构进行了规范。但是在两个月后，一个地方法院在这个判决的基础上进一步判定，个人也可以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捐款。于是“SupPAC”应运而生。

美国大选是一场金钱与民主的较量，但游戏规则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

助选“双刃剑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2 年有近 400 家“超级委员会”筹集了 1 亿多美元的竞选资金。参加共和党初选的几个主要候选人，其背后都有一个或者数个“超级粉丝”鼎力相助。其中最为财大气粗的是支持罗姆尼的“重建我们的未来”（Restore Our Future），共筹集了 3600 万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一个支持金里奇的“超级委员会”，筹到了 1300 多万美元。

这些超级委员会的资金来源，除了小额选民以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亿万富翁级别的捐赠人。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支持金里奇的“赢得我们的未来”（Winning Our Future），几乎所有资金均来自拉斯维加斯经营赌场的谢尔顿·阿德森。安德森曾公开表示，为了能帮助金里奇当选，自己可以捐出 1 亿美元。

有了强大的金援助力，像桑托勒姆和金里奇这样底子薄、队伍小的竞选团队，在往年可能会因囊中羞涩而功败垂成，今年却可以靠外援来攻城掠寨，成为令人瞩目的黑马。



在今年的选举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超级委员会与其助选对象之间的“默契”。在某个州即将要举行选举前，候选人去出席各种活动、站台拉票，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支持这个候选人的“超级委员会”则在该州电视上大打广告，抹黑对手。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分工明确，配合无间。

因为超级委员会往往由专业政客操控，对选情判断十分精准，根本不需要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直接沟通。而且委员会的首脑，往往也是候选人的老部下、前幕僚，所以最高法院给“超级委员会”贴上的“独立补丁”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不过虽然“超级委员会”战功赫赫，但是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对竞争者的攻击当中，虽然某个候选人可能一时得益，但是共和党的整体形象却在选民中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外援”加盟，使战线加长，虽然黑马选手得以在持久战中幸存，但是长时间互爆家丑，几个月下来，几乎每个候选人的支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起码目前看，可以说，“超级委员会”助推的一场混战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找“超委会”助拳，颇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

尽管副作用明显，但是在选票的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候选人会对“超级委员会”说“不”。就连曾对高法院判决公开表示不满的总统奥巴马，看到“超级委员会”在共和党初选中的巨大杀伤力，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在今年二月改变立场，鼓励选民给支持自己的“超级委员会”捐款。

从美国以往大选的经验来看，90%以上的选举中，都是资金最多的那个候选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毫无疑问，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金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超级委员会”便是这种金钱政治中最新出场的一个生力军。

不过，也要客观地看到，虽然金钱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能否左右政策的制定，却不那么肯定。三位麻省理工学者在对 1976 年到 2002 年间的几十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并没有受到选举中政治献金的影响。



今年“超级委员会”的一些主要捐赠人也表示，自己出巨资支持候选人，主要是出于政治理念和立场上的认同。虽然在选举策略上彼此配合心有灵犀，但是在政治主张上“超级委员会”却保持对候选人绝不干涉的立场。

即便如此，美国各界对“超级委员会”主体上仍持否定态度。很多政治组织已经在积蓄能量，筹划通过立法或者其它途径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在今年选举中大展拳脚的“超级委员会”，搞不好在四年后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杜剑峰，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后。原文刊载于《社会观察》杂志 2012 年第 04 期。原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life/2012_04_06_68508.shtml）

拓展阅读：

詹姆斯·班内特：新代价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10/the/309086/

【返回目录】



【思】

7-6 刘瑜：民主的裤衩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 月 21 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 5：4 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 2002 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 1990 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 21 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 5 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 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 Roberts 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 组织的调查公布了 88 到 08 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 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 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 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 6 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 4 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 40 年代的 Lazarsfeld 到 60 年代的 Converse 再到 90 年代的 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作家。原文刊载于《嘹望东方周刊》）

【返回目录】



7-7 徐贲：金钱不是美国选民的唯一“自我利益”



“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选民的个人经济利益来引诱和争取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还是对许多选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价值观也当作与他们息息有关的自我利益。”

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候选人总是尽量诉诸于选民的“私利”意识，也就是选民的自我利益，就算提到国家安全（例如，本拉登之死）和美国的国际作用（如坚持民主和人权的价值），那不过是次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涉及选民自我利益的选举是很难动员选民积极参与和投入的。

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访问美国时就已经注意到，美国公民的参与方式不止是到投票站去投票，他们更愿意通过社群公益（其中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只是通过个人的投票参与民主政治。他说：“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境遇发生的影响。但是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家园，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必告诉他，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民众总是通过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身边小事，才能理解国家大事与自己的关系。

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选民来说，什么是他的自我利益呢？他就一定知道那些被他看成是自我利益的，就真的是他的自我利益吗？美国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利益投票》或《投票：符合你自己的利益吗？》这样题目的文章，旨在“帮助”选民认清自己的利

益。虽然自我利益在美国是投票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但它并不能充分解释选民们在投票时似乎与自我利益不符的选择。

在许多与自我利益不符的投票行为中，最令观察者和政治分析家不解的便是“劳工阶级把票投给保守党”的现象，也就是低收入的选民不是把票投给自称代表他们的民主党，而是投给了被认为是代表富人的共和党。不仅美国有这种现象，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有。2012 年 6 月 5 日英国《卫报》就曾刊载纽大学教授海德（JonathanHaidt）的一篇文章，问道，“在许多国家，蓝领选民在看上去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政治保守派联盟，……为什么工人阶级的个人把票投给保守的候选人呢？自从里根得到了许多工会成员、农夫、城市天主教徒和其他相对无权者们的选票，形成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令美国左派头痛”。

许多左派人士对这种现象的惯常解释是，这些劳工选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们被一些“文化问题”的迷惑，忘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文化问题包括同性恋婚姻、堕胎、个人拥有枪支、政府权力限制个人自由、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在美国，经济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每个选民唯一看重的自我利益，许多选民还把维护他们生活中的价值也看成是重要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包括稳定的家庭、社会道德秩序、个人自己的事不要政府干涉、自由企业不要政府干预，等等，这些都是自从里根以后共和党所一贯主张的。

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以另一些主张来吸引选民，例如承诺保护或扩展保护穷人和老年人的福利、为中产收入家庭减税、帮助青年学生获得低息贷款、推行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全面健保等等。但这些政策往往是以扩大政府范围和权力为代价的，而“大政府小社会”则与许多经济政策受惠者的其他自我利益不尽相符。海德指出，个人在经济利益之外，还有道德利益（moralinterests），在有些情况下，道德利益似乎比经济利益更直接影响选民的行为。

《纽约时报》记者艾普鲍姆（BinyaminApplebaum）在明尼苏达州发现，那里的选民有的虽然直接得益于民主党政府的帮助，但还是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在明尼苏达州的林斯屈姆（Lindstrom）有一个名叫凯·古尔布兰森(KiGulbranson)的选民，开一个 T 恤衫的印字铺子，每年从政府的小企业收入税减免得到几千美元的好处，他的孩子们享受由联邦补助提供的免费

早餐和午餐，他 88 岁的老母亲曾经两次免费做了股骨手术。但是，他却偏偏替茶党印制 T 恤衫上那些反对政府的文字，认为那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古尔布兰森对政府的帮助似乎一点也不感恩，他对记者说，“我又没有要求政府为我做这些”。

像古尔布兰森这样的选民在美国也许还有不少，他们不是不知道在自己的小铺子或小镇之外的事情，他们确实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金钱方面的些许帮助，但那钱是从其他纳税人那里来的，不是政府恩赐的。奥巴马政府是给了古尔布兰森这样的小民一些好处，但这个政府给大企业的补贴却要超过百倍千倍，其中包括救援因“欺诈门”而陷入困境的高盛集团、出台优惠通用电气公司的政策等等。奥巴马上台后扩充政府规模，民众从 2010 年就开始掀起反对声浪，随着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健保计划引发争议，大政府问题更加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政府扩大规模和权力不仅是一个经济的争议点，而且也涉及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

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选民的个人经济利益来引诱和争取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还是对许多选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价值观也当作与他们息息有关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观比个人一时一地的经济自我利益，更清晰地形成了美国的民意。在这一点上，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总统，也不能充当他们的导师、舵手或总设计师。他们只能是民意的执行者，而不是塑造人，更不要说是强迫民意乖乖顺从他们的统治目的和意图了。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作家。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dzx0.html）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宁波市民抗议化工项目扩建

从 10 月 22 日**宁波**镇海居民的上街抗议引发关注开始，当地居民反对镇海炼化扩建项目的行动就没有停止和间断，有网友呼吁本周末全体居民上街抗议，还在现场发放传单宣传反对 PX 项目，不过周五晚上人们就开始抗议，据称警方还释放了催泪弹。当晚镇海区招宝山派出所大门被砸，官方通报称有民警受伤。但没有提到民众的受伤情况。

新闻：http://fmn.cc/RofF7o

上周末，抗议人群主体演变为全**宁波**市民，人们从早上开始就在市中心的天一广场集合，由于有戴反对 PX 项目口罩的市民被警方抓扣，市民集体呼喊“放人”。当天宁波市政府门前也聚集了数千市民，他们在政府门口唱国歌、喊口号，要求官方撤除扩建化工项目的决定。整个过程平和、理性，但警方逮捕市民的做法引发了人们的不满。

新闻：http://fmn.cc/VvZmFo

视频：http://fmn.cc/VvZPqY

http://fmn.cc/VvZZPg

宁波市民抗议政府扩建包括 PX 在内的化工项目活动进入第 7 天，当天未再像前一天传出很多警方抓扣市民的消息，整体较为平稳，更多人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进行抗议。政府傍晚宣布不会上马 PX 项目，也停止镇海炼化扩建的前期工作，再做论证。不过入夜后民众仍未散去，要求政府释放此前逮捕的人，随后网友称警方出动逮捕了一些市民和学生。



新闻：http://fmn.cc/XIp25C

视频：http://fmn.cc/SrqZBa

http://fmn.cc/SrqcjE

http://fmn.cc/UY68rU

10 月 29 日晚，**宁波**市政府通报了上周末发生在镇海区和宁波市区的抗议事件，通稿显示，26 日晚镇江区的抗议事件中人数最多超过千人，有 51 人被逮捕，其中 13 人被采取强制措施。27、28 日，海曙天一广场、镇江甬江隧道附近，警方带离了一些抗议者进行教育后释放。28 日晚一人因携带危险物品被刑拘，官方否认有人死亡。一名发布大学生死亡消息的女性被警方查获。

新闻：http://fmn.cc/S7jLiU

http://fmn.cc/TpUJ1Y

宁波市民的抗议再次被主流媒体所无视，但 10 月 28 日中国媒体纷纷借一篇报道指出，2011 年同样抗议 PX 的大连市，福佳大化 PX 项目不仅未停产而且产量翻番，报道称“该项目原 70 万吨 PX 项目仍正常生产，且后期又新投放 70 万吨产能。”

新闻：http://fmn.cc/Rr6PG2

中国官员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会 10 月 26 日公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官媒发文称，近年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高官都难逃钱色魔咒。

新闻：http://fmn.cc/Takfpz

10 月 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免去**张军**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新闻：http://fmn.cc/TZLt6X

10 月 23 日，深圳航空由广州飞往南昌的 ZH9711，因故延迟了起飞，但对于延误原因，有乘客指是因**江西副省长洪礼和**延迟登机导致的，期间乘客与副省长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江西媒体称，洪礼和没有延迟登机，事件再成为谜团。

新闻：http://fmn.cc/TZLvvG

http://fmn.cc/PTR65f

央视消息称，“2012 年 10 月 24 日下午，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朱镕基**及夫人劳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马凯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会见了参加 201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的中外委员。”

新闻：http://fmn.cc/PhKmN8

10 月 30 日，另一中国前领导人**李鹏**也出现在了媒体上，他日前向延安大学捐出稿费，建立“李鹏——延安助学基金”，对困难学生进行补助。此外，31 日，媒体报道李鹏致信祝贺吉林丰满水电站重建工程开工。

新闻：http://fmn.cc/SgJGFe

http://fmn.cc/Q5k3eq

http://fmn.cc/VCuXFr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刊文，**李岚清**称根据**江泽民**的吟唱，恢复了一首英文老歌失传版本，并刊出了歌词、曲谱分享给音乐爱好者。

新闻：http://fmn.cc/Q5kt4D

音频：http://fmn.cc/VCxJdS

十八大相关新闻

十八大将至，本月 27 日，北京调整了外地进京车辆的证件有效期，11 月 1 日 0 时至 11 月 18 日 24 时期间，北京市的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其他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每天 6 时至 23 时，禁止在四环路以内道路（含四环路）行驶。同时，临时进京客车通行证件和进京货运通行证件的有效期从 7 天调整为 3 天。

新闻：http://fmn.cc/Rok6z0



北京媒体报道称，顺义区一位家长到新世界百货商场给孩子买玩具直升机时，柜台上贴的提示要求“买遥控飞机需实名登记”。店员称目前已接到要求暂停售卖遥控玩具飞机。报道指经走访多家航模店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发现，有商家称已经或即将开始执行实名制购买飞机。每年“两会”期间，北京都会禁止飞行物上天。

新闻：http://fmn.cc/TpSqMr

新华社 10 月 28 日刊文称，“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国家信访局**不断接到各界群众来信，盛赞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心，期盼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引发了关注。

新闻：http://fmn.cc/Rr7lnc

近期北京**出租车**后窗摇柄被卸下的新闻成为热议焦点，环球时报英文版证实，本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对于部分出租车公司下达指示，为避免乘客打开后座车窗，要求公司把车窗摇手拆除。据说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从 10 月 1 日国庆节前后开始，有人将批评现政权的宣传纸片放入气球或乒乓球，并从后座车窗扔出。

新闻：http://fmn.cc/SgKLwK

10 月 30 日北京举行党的**十八大**安保动员誓师大会。据悉十八大期间，会有 140 万名志愿者参与实名防控、网格防控等治安保卫工作。今年以来全北京市累计动员组织近 2000 万人次参与平安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远程教育在线学习培训和安保实战演练。

新闻：http://fmn.cc/Yl4xvb



铁道部表示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8 日期间，铁路安检升级，“旅客严禁非法携带易燃、易爆、毒害性、腐蚀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及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进站乘车。管制刀具以外的菜刀、餐刀、大型水果刀、工艺品刀、剪刀、钢（铁）锉、斧子、锤子等利器、钝器，一律托运，不得随身携带。”

新闻：http://fmn.cc/SgLjTl

教师虐童

温岭虐童事件中，受害男童母亲说，儿子一听说去学校就害怕，另一名照片中被封住嘴巴的男童，看到胶带后说“这是幼儿园老师贴嘴巴用的”，一边说一边竟然自己撕下胶带把小嘴封了起来。还有被虐儿童的父亲说，虽然已经快两年过去了，但小孩竟然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新闻：http://fmn.cc/VPCVkn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海培金色摇篮幼儿园一名教师被曝用针扎学生，幼儿说老师“上课随便说话被扎，规定时间做不完题目也被扎，我们中午睡觉时，老师拿着那个东西巡逻，如果有人动，她就把小孩秋裤脱了，扎我们的腿。”这名虐待幼儿的教师目前已经被刑拘。

新闻：http://fmn.cc/SgLXjH

10 月 24 日，**东莞市**东城东珠学校五年级七班的一名学生因上课用橡皮擦投掷附近同学，被数学老师罚打手心，却被用木棒戳破了左上唇，致嘴唇里外各缝了多针。学生小天说，事发后，邓某并未马上进行紧急处理，而是让其在外等候，“在大厅等了起码十分钟，纸巾都浸红了。”这名儿童已经不敢去上学了。



新闻：http://fmn.cc/SgM7rx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称，当地时间 10 月 24 日晚上，在“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年度颁奖晚宴上，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同陈光诚见面并为他颁奖，**陈光诚**也动情落泪。由贝尔代读的陈光诚领奖致辞（陈光诚还在学习英语）说，为了诋毁他所做出的努力，中共已经花费了 1,000 多万美元。

新闻：http://fmn.cc/PTRS27

路透社 10 月 26 日报道称，最新一份报告显示，过去十年 3.79 万亿美元非法流出**中国**，如此巨额资金外流或削弱其经济，并破坏稳定。报告还称，这样的资金外流正在加速，其中多数来源於腐败、犯罪或逃税。且 2000-2011 年间，中国流失的资金总额远远超过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进入中国的数额。

新闻：http://fmn.cc/PU50cm

自从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并被主流媒体大规模宣传后，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也频见报端，这种情况导致无数的参观者来到莫言旧居，华西都市报就称，游客已经将山东高密莫言老家院子内的树苗、萝卜，甚至青草都拔光了。对于莫言一家遭遇的烦恼，政府称会尽快采取措施把莫言旧居管理起来。

新闻：http://fmn.cc/Srronb

10 月 31 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爆料，活跃在中国的**加藤嘉一**多处履历造假，包括未被东大录取、并非是日本公派留学生、未曾担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未得到过日本全国柔道大会第四名等等。加藤嘉一当天即在个人网站上用日语作出道歉，承认未被东大录取，但对其他问题没有做出回应。

新闻：http://fmn.cc/Q89ebM

http://fmn.cc/Q89vv2

作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的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称，20 多位人口学者建议中国逐步放开**人口政策**，并建议 2015 年全面放开二胎。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 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新闻：http://fmn.cc/T933AP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陶郁：大选年的中美关系：高调对立，低调合作

距离美国大选已经不到一周，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角力即将见分晓。最近几周，不仅正副总统候选人在直播镜头前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辩，他们各自的支持 团队也在从报纸到网络的各种传媒阵地上拼得刺刀见红。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然成为此次美国大选论战的重要内容。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最近发布针对两家中国通讯企业“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调查结果，也让一些中国企业和民众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感到迷茫。

在此背景下，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于 10 月初组织了中美两国四位颇具影响的国际关系专家齐聚华盛顿，围绕“美国下任总统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展开激烈 讨论，可谓恰逢其时。而 BBC 不仅派出了主持人，还把讨论中涌现出的精彩观点通过电波传递给了全球听众，更突显出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所受关注的程 度。

中美经贸关系与两国人民的工作生活直接相关，在这个两国都将产生下一届领导人的关键时刻，自然最能引起关注，四位专家正是从此处展开了对话。

无论在竞选广告还是电视辩论中，奥巴马阵营和罗姆尼阵营都将对方描绘为帮助中国“偷走”美国就业机会的罪魁祸首，又都试图将自己打造成美国人民在未来的保护神。但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看来，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放出的狠话，不过是要在投票前摆出能够吸引选民的夸张姿势，与白宫在未来的实际政策关系不大；相反，由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究竟是谁，他都将不得不选择与中国保持合作。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更特别指出，一些原本属于美国的工作随着产业变迁转向了世界各地，而美国却单单就此指责中国，不仅荒谬，更可能损害双方关系。前美国

驻华公使、尼克松中国之行的首席美方翻译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认为，美国经济困境的根源不在中国，而在于其国内的投资与管制，他呼吁美国人在心理上接受本国领先地位受到挑战的事实。前美国驻华大使、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则直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美国出口，从而最终有利于美国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

虽然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美经济合作具有无可忽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们对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易明认为，这一政策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因为亚洲存在许多足以引起美国重视的力量；但她也承认，在不能肯定中国外交政策变化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对东海 和南海的局势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而阎学通则指出：亚洲已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因此美国所做出的战略转向可以理解；但美国强调所谓“战略平衡”，显然是 针对中国的，因为目前只有中国真正具备挑战美国的潜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大选年一般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而中国在领导人换届 期间则一般对邻国较为温和。

芮效俭反对将“遏制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他认为：中国有权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而白宫则应搞清能够保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军备水平，防止中美之间 出现两败俱伤的军备竞赛。傅立民认为，美国应当采用经济而非军事手段回应中国的崛起，因为如果离开中国的合作，当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将无法解决。

在专家们看来，中美关系在未来应该将会何方？

傅立民指出，不应用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事务的领导权问题上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但两国不会像当年的美国和苏联 那样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对抗，而北京和华盛顿则应该加强合作。芮效俭也认为，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等困扰国际局势的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合作解决，但这并不意味 着仅有中美两国能够影响国际格局；中美合作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妥协，而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以寻求满足双方利益的问题解决机制。



然而，在易明看来，中美关系远非牢固，也未必会因两国互动的增强而变得更具合作性。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中美双边关系并未坚强到足以应对全球挑战的程度，而两国应考虑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分头努力。

与此不同的是，阎学通认为，中美合作不仅可能，而且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他眼中，中美两国都是高度理性的，它们明白全球化已将彼此利益绑定在一起；因此，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考虑，两国不仅不会走向战争，反而必然会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

可见，在深谙国际关系内涵的专家们看来，虽然中美关系最近似乎遇到了重重阻力，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更可能是偶然性冲击而非结构性变革。换句话 说，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出现剧烈恶化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在两国分别完成权力交接之后，弥漫在双边关系领域的火药味儿就会渐渐消散。但是，在经济危机恶果 持续发酵的情况下，中美民众看待太平洋彼岸另一个大国的态度，也绝对不能被忽视；毕竟，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都无法完全回避来自本国民众的诉求。

【参考文献】

“What Should the Next American President Do About China?”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http://carnegietsinghua.org/events/?fa=3789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路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目前已举办二十余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卢思骋、贺卫方、胡泳、黄耀明、秦晖、欧宁、潘毅、许宝强、叶荫聪、于建嵘、张铁志、周保松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路。今年 7 月，Co-China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两岸四地大学生夏令营，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黄雯怡、童亚琦

校订：毕然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周梦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冯自强

出品人：杜婷

